

山寨名角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描写的是藏、苗、彝、羌各兄弟民族人民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生活。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批判资本主义，批判修正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对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作品从各个不同侧面，塑造了一批各兄弟民族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，他们热爱党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冲锋陷阵，勇往直前，同时又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厚，富有民族特色，语言流畅。

封面画：邹文正

山 寨 号 角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0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$\frac{3}{4}$

1976年6月北京第1版 197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361

定价0.63元

目 次

兄弟民族地区的一束文艺新花(代序)

-解放军驻凉山某部三连评论组 (1)
- 底莫站长..... 高义大 (7)
- 牧场的春天..... 张 渠 (33)
- 羌寨欢歌..... 杨宗平 (62)
- 雅砻水流长.....张攀森 杨征春 [彝族]毛拉日 (93)
- 志玛和扎西..... 嘉和强 (121)
- 火把节的风波.....任昭坤 (150)
- 阿苞..... [苗族]吴 刚 (179)
- 萨吉和白玛..... 杨星火 (205)
- 九背圈肥..... 杨宗平 (233)
- 色给玛米..... 罗良兴 (251)
- 地震之后..... 侯仕鑫 (285)
- 嘉波班长..... [藏族]初东红 (306)
- 马布声声..... 李元博 (317)

兄弟民族地区的一束文艺新花

——代 序

解放军驻凉山某部三连评论组

春光万里。经过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前进。革命的业余文艺工作者，领了无产阶级的“将令”，为之讴歌，为之写生，为之抒豪情。短篇小说集《山寨号角》，正是这样的产品。

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们，来自川藏高原，来自大凉山区，来自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，绝大部分都是文艺战线上的新兵。他们的作品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用热情的笔调、生动的语言，反映了川、藏、黔地区几个兄弟民族（藏、苗、彝、羌）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火热的斗争生活，描绘了这些民族地区日新月异的绮丽画面，展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，赞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，歌颂了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。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、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这部集子，内容丰富，主题鲜明。通过其中的十三篇小说，我们看到了兄弟民族地区的巨大变化，看到了农（牧）业学大寨的蓬勃景象，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

长。反复辟，这是一条主线，贯穿其中，非常醒目。

“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，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。”毛主席的这一教导，既严格规定了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，又明确指出了革命文艺对革命事业的作用。就《山寨号角》而言，它来源于生活，反映现实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雄形象，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。《底莫站长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铁路修到彝家山寨，年轻的阿米子(姑娘)当上了站长，这不就是革命在大踏步前进的一个显著标志吗？但是，就在这社会主义的线路上，阶级敌人在利用某些党员、干部的弱点，搞资本主义。他们用金钱酒肉拉拢站长的阿哥，使其为他们转移赃物。令人怵目的是，赃物中有半块银子，就是解放前奴隶主出卖站长的阿妈的身价银。请看，在奴隶制社会里，奴隶主把奴隶当成廉价商品出卖，如今，他们利用商品和货币来收买翻身奴隶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搞复辟倒退，叫彝族人民重新当奴隶，做牛马。而我们有些同志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商品，搞交易，拉关系，开后门，图名利。这，难道不值得深思吗？

毛主席指出：“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，工资制度也不平等，有八级工资制，等等。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。”《底莫站长》这篇小说告诉我们：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“刀子”，不要做继续革命道路上的糊涂虫。

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紧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，

是这部集子的鲜明特点。在农业学大寨这场伟大政治运动中，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狠批资本主义倾向。在这方面，《羌寨欢歌》中的无产阶级先进人物沁珍，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在严重干旱面前，高山羌族社员在党支部副书记沁珍的带领下，心不离纲，行不离线，坚持以农业为基础，以粮为纲、全面发展的方针，抵制和批判弃农经副的错误路线。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，发扬大寨精神，夺得革命和生产的大丰收——这个动人的故事，激励着我们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奋勇向前。此外，那茂盛的冬小麦，那欢乐的“火把节”，那牧场民兵的飒爽英姿，那苗寨赤脚医生矫健的身影……无一不是兄弟民族人民坚持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艺术体现。

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抓紧反复辟的斗争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，就胜利。这就是《山寨号角》为我们揭示的深刻的主题思想。

在艺术上，《山寨号角》也有不少可取之处。

首先要指出的是，小说的作者们在学习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方面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他们遵照毛主席“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，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，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”的教导，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，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雄形象。如《牧场的春天》中的民兵连长玛米，在阶级斗争中敏锐、刚毅。带领民兵抓住线索，穷追猛打，并机智地赶狼出窝，捉获了危害社会

主义集体经济的披着羊皮的资产阶级分子。《志玛和扎西》中的回乡女知识青年、党支部书记志玛，不仅自己铁心务农不动摇，还从阶级教育入手，热情地帮助弟弟扎根山村干革命。在山林失火事件发生后，她沉着、镇定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，细心分析，依靠群众，终于揪出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、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反革命教唆犯……

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感动读者，是由于作者注意在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、描写人物、揭示人物性格。就拿《色给玛米》来说，作者把藏族复员军人多吉放到交织着两种矛盾的事件中去，摆在首当其冲的位置，着重塑造这个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金色战士”的高大形象。多吉和格桑回村不久，就以“起床号”为题，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，照多吉的说法，这是“对刺”。作者以小见大，写得自然、贴切，把多吉那种“人退伍，思想永不退伍”的精神境界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在以后的段落中，多吉勇于“对刺”、善于“对刺”的性格特征愈加鲜明。

“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。”斗则进，不斗则退。《色给玛米》形象地说明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，千万个象多吉这样的战士就总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“对刺”中获胜。

其次，在情节构思方面，《山寨号角》的作者们能抓取一些有意义的题材，加以开掘，表达主题思想。象《雅砻水流长》，紧紧扣住一块荒地来展开矛盾。这块荒地，不同民族的两个队都想开垦它，作为“秧母田”。阶级敌人也在这块

地上打主意，妄图挑起民族矛盾。但是，“民族斗争，说到底，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”。各族人民是阶级兄弟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，更是如此。各族人民的团结，就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灾难。他们总是要制造纠纷，从中渔利，小说中的“黑乌鸦”，不就是用鼻烟壶作引火线，干着罪恶的勾当吗？《雅砻水流长》围绕这块荒地，从侧面赞扬了兄弟民族人民学大寨、赶昔阳的进取精神，歌颂了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。

藏、苗、彝、羌等兄弟民族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。描写他们，首先有一个了解他们，熟悉他们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《山寨号角》的作者们作出了较大的努力。其中不少人同兄弟民族人民一起战斗过，工作过，生活过，有的就是写本民族的斗争生活。所以，他们的小说，能够较好地描绘出草地初春的景色、川藏高原的画图和高山村寨的风光，能够较好地运用形象的譬喻和有韵味的语言，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。

《山寨号角》是成都部队的一批业余作者们（包括汉、藏、苗、彝四个兄弟民族）深入到我连来举办创作学习班的具体成果。集子中的每一篇作品，都经过部分翻身奴隶、地方干部和我连干部、战士的认真评论，都经过了多次的细心修改。这部短篇小说集，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走领导、部队业余作者、编辑人员“三结合”的创作道路和“三结合”审稿的可喜收获，是一组值得一读的好作品，是文艺园地中一束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花。“三结合”创作和“三结

合”审稿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在文艺战线上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它有力地证明了工农兵是文艺战线上的主力军。

这些新兵培育出来的新花，当然也有幼稚之处。就是说，《山寨号角》还存在着一些可击之“懈”。如，有的小说，主题思想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化；有的小说，语言不够精练；有的小说，泥土味还不浓……

“百花盛开春满园。”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，我们将《山寨号角》这束新花捧给广大读者，并衷心希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，沿着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所指引的光辉道路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实践，为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而奋斗！

1975年12月

底莫站长

高义大

—

“底莫”，是彝族语，意思是刀子。了解彝族的人都知道，在大凉山，没有这个姓，少有这个名。“底莫站长”其实叫海来莫吉乐，是个二十三、四岁的阿米子。人们为什么不喊她的真实姓名，而把她叫做“底莫”呢？你到她那个小火车站去一趟，就会搞个一清二楚。

车站依山傍水，修在底莫寨的怀抱里，寨子在上，车站在下，相距不过三百公尺。车站和寨子所在的山坡前后，布满了高耸的巨石，那巨石，颜色灰白，形状奇特，就象一把把大刀、长矛，刺破浮动的山雾，伸向湛蓝的天空。传说，底莫寨就是因此而得名。

车站上，除了几股发亮的铁轨和饱浸油汁的枕木外，枕木下铺的是石头，月台上垫的是石头，票房、工作房、图片橱窗、小花池，嘿，就连站外不远的那座近百米跨度的大桥，全都是底莫寨的石头砌的。寨子里的翻身奴隶爱称它是“我们的车站”，附近的人们干脆喊它“底莫站”，再加上站长就是

底莫寨人，自然，海来莫吉乐也就被喊成“底莫站长”了。

铁路通车后，过去岩鹰都不落脚的底莫寨热腾起来。昼夜欢叫的机车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大山，改变了山寨的模样。人们爱铁路，赞铁路，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在保卫着铁路。但也有一些人在发牢骚：“铁路好啊，就是车站修错了地方，怎么建在底莫寨?!你看看，走在上面扎脚，坐在上面硌屁股，到处刺刺棱棱的，要在那儿上车，真比上刀山还难!”其实，发牢骚不是对着石头，你要是追问一句，就还会听到：“那站长，厉害得象把‘底莫’，哪有点人情味!”外地人乍一听，搞不清是咋回事。熟悉这儿情况的人，就会回敬那些人一句：“少搞点邪门歪道就不难了!”是啊，也就是因为这些，“底莫站长”的名声越来越大了。

站长确实厉害，但是，并非是见面就吵架，遇事就瞪眼的人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她是个和蔼可亲，助人为乐的姑娘。不过，你要是在车站上违法乱纪，搞邪门歪道，不管是谁，她决不客气，会把你整得个扎扎实实。你要和她辩论，就会发现，她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揭露问题实质的本领，可真是厉害。有时在一个小问题上，她会把你的思想根根刨个底朝天，说得你脸红心痛、服服帖帖的。

俗话说，名师出高徒，猛将带勇兵。站长来后不久，站里不少工作人员的脾气都有点象站长了。在原则问题上，个个象把“底莫”，没有弯弯可打。

今天一清早，头一趟车，站长的阿哥、底莫寨生产队队长海来拉曲，就被值班员张小梅从车上拉了下来，原因就是那

么一点：拉曲背的东西超了重，没买行李票。

被拉下来的拉曲开始有点恼火，可他念头一转，怒而复笑地对张小梅说：

“不认识啦？我是你们站长的阿哥！”

“拉曲大哥，……”张小梅叫了一声，话还没说完。

“喂！——”拉曲立即应了一声，自作聪明地说：“你是要我帮你买东西，对吗？说吧，说吧！”

“拉曲大哥，你的东西要过磅补票！”张小梅严肃的脸色未减分毫。

拉曲一看滑不过去，又见围上一些看热闹的人，有点慌了，忙凑到小张跟前，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地悄声说：

“没超出几斤，补票没时间了，二天回来再说，啊！”

“不行！”小张把嘴唇一咬。

前来维护车站秩序的护路民兵班长海来打石也过来催促道：

“补票，别罗嗦！”

拉曲冒火了，他甩手一指站房：“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！叫你们站长来，我看她能——”拉曲话没说完，不知怎的，手臂耷拉不下来了，原来，“底莫站长”就在他面前。

“补票！”站长板着脸，似乎不认识这位阿哥。

说话间，发车铃响了。

拉曲手忙脚乱，“唉”了一声，把口袋往地上一放，一边说：“补，补票。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人民币往站长手里一塞，弯下腰就想背袋子上车。

“过磅补票。赶下午那趟车。”站长把钱塞回拉曲手里，命令张小梅发车。

列车启动，渐渐向前方奔驰而去。

望着远去的列车，拉曲的脸都气青了。他把牙一咬，背起口袋，顺着月台坝子往站外走去。张小梅喊他，他也不吭声。没走两步，他却又停下了。

此刻，拉曲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，毛焦火辣的。前天，他接到去州里开会的通知，家门还没进，东家托，西家捎的给他送来一大堆东西。本来明天报到开会，为了早点将东西给人家带到手，再加上昨晚在生产队会计古牛家喝酒的时候，古牛催促了他一下，于是便提前一天动身了。因昨晚酒喝多了一点，醒来天已大亮，刚买好票，车已进站。行李包也忘了过磅。就在检票的那一瞬间，他曾想到是否超重的问题，可一转念，嘿！这又不是个原则问题，阿妹当站长，还能不给点面子？哪里知道就在这上面出了问题。他想不通，别人都好说，可阿妹也在凑热闹。凑热闹是为了顾你这个当站长的面子，也说得过去，但收下补票钱不就行了吗，非要充个百分之百的正确？你倒好，显示出了原则性，博得了一片掌声，却叫你阿哥当众丢丑。这还不说；可误了大事了！当他想起生产队会计古牛昨晚告诉他“下了车有人接你”时，就气得一屁股坐在月台坎子上。

“那儿不准坐，到里面来！”背后又传来站长的声音。

拉曲扭头瞟了一眼吉乐，心里冒火：“真是走在上面扎脚，坐在上面碜屁股，一点不假！”但身子还是挪动了两下，

最后，干脆移到橱窗下边坐下了。

望着阿哥那健壮的身躯，迟缓的动作，站长觉得一阵热浪在心头翻腾：自从技校毕业来到铁路上工作之后，因工作关系和阿哥的接触少了些。但通过几年来的观察了解，总觉得阿哥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，很想找阿哥谈谈。昨天听说阿哥要到州里开会，晚上她便急急忙忙跑回家，不料，扑了空，而在古牛家里发现了他。立即引起了她的警觉。上个星期，县公安局通知她说，县医药公司的仓库被盗，其中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底莫寨生产队会计古牛，请她协助调查了解一下。古牛拉阿哥到他家喝酒有什么名堂？她思想上打了个问号。今天清早又发现阿哥提前了一天到州里报到，又使她产生疑问。近几天，她学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后，从大寨的基本经验中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，得到了力量。联系阿哥以往的表现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更坚定了她的想法。她想，干部必须过好三关：家庭、劳动、熟人关，阿哥前两关过得还是不错的，平日，他很少顾家。嫂子身拖三个小孩，从来没有掉过队，是公社树的一名红旗手。阿哥除了开会出差外，少说一年也有三百天扎在地里劳动。就熟人这一关有问题。归根到底，还是对大寨的基本经验理解不深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得差。今天，一定要帮助他过好这一关。

这时，拉曲仍坐在那里发呆。站长说了句：

“阿哥，到屋里坐一会吧！”

拉曲只瞟了她一眼，没动。

站长离开了。过了一会，端着一缸茶水走来，递给拉曲，亲切地说：

“阿哥，赶下午那趟车误不了事，你再想想，隔会儿咱俩好好谈谈。”

拉曲没吭气。

站长离开他工作去了。

拉曲坐在那里，思想没有停，他在想：开会的时间是误不了，可本来安排帮别人办点事的这一天时间，算是在车站上白白浪费掉了。再说，那边还有人等着接哩！想来想去，还是下决心要尽量早点走。可火车又不是汽车，一天只有那么几趟，怎么办？他的目光在铁道上移动着。忽然发现有列货车，车头正在启动，方向正对头，便跳下月台往车头那儿跑去。一问司机，正是要到他去的那个站，他高兴得差点叫起来，他边往回跑边想：把东西过了磅补上票，搭个货车去，看她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拉曲没跑两步，正巧碰上站长来发车。拉曲一看周围没别人，便笑眯眯地看着站长说：“阿妹，你给司机说说，叫我到车头上，或者到那里面，”他指指了望车……

“不行！那儿不能坐人，这是规定。”站长没等拉曲说完就开腔了，说完，她挥动着信号旗，列车开走了。

拉曲一甩查尔瓦，扭头又坐回原处。

站长发罢车朝拉曲走来，拉曲见了忙掏出兰花烟，来了个背朝站长，“吧嗒吧嗒”抽起烟来。站长没吭气，回值班室了。

一袋烟没抽完，一辆巡道车开进站里停下，拉曲把烟锅用嘴狠狠一吹，跑上去问道：

“哪儿去？”

“金桥。”

“搭我一个吧，我是站长的阿哥，要到州里开会，赶掉了车。”

车上的人热情起来：

“嘿，拉曲队长，上来吧！”

拉曲一扭头，见吉乐不在，背起口袋就往车上跑。心里不禁一阵感激，看，人家比我那个阿妹子强多少倍啊！

“下来！”拉曲刚要跨进车门，站长在后面喊起来。

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说：

“底莫站长，你阿哥要去州里开会，顺便把他捎过去吧！”

“他离金桥还有两站路哩。他已经买好了客车票，下午走！”站长说。

“噲”的一声，拉曲背着口袋跳下车来，他搐动着脸，似笑非笑地对司机说：“卡莎莎，卡莎莎（谢谢）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！”说罢，扭头朝站外走去。站长喊了两声：“阿哥！”他头也没回。

拉曲出了站，并没有走远。他转了几圈，气一直下不去，心里想得很多。拉曲祖祖辈辈是奴隶主的“娃子”（奴隶），到吉乐两岁那年，家里死的死，卖的卖，最后只剩下他和吉乐两人。在那皮当衣裳天当房的岁月里，硬是他，又当阿达（父亲）又当阿妈地把吉乐拉扯大。没想到如今倒受尽了地

的窝囊气。就拿铁路通车以后来说吧，在他的记忆中，痛痛快快地坐火车只有一次。那是在通车典礼那天，五彩缤纷的车头拖着一长串绿色车厢正巧在底莫站停下，拉曲在欢呼的人群中使劲地吹着马布，眼盯着火车，心里痒得很。民改时见了一下世面，可是见火车却是头一回。他真想一下子蹦上车去坐坐。正在这时，吉乐跑来，喊了声：“阿哥，快上！”说完，妹妹硬是把他推上了车。至今，初次坐火车的那味道还记忆犹新。按吉乐的话说，那次坐车叫做“体会一下当家作主人的幸福”。回来后，他想，阿妹是站长，以后出门办事就方便了。但后来，他却发现，车站的主人似乎只有吉乐一人，她说了算，连当阿哥的也管不了。不仅这样，吉乐还常来教育他说：“要加强学习，不学习要掉队的，当领导的，要把握住农业学大寨的方向，想通过我，利用铁路搞歪门邪道，不行！”

渐渐地，拉曲很少到车站来了。他想，这样就会少揽些事，少和吉乐发生冲突。可是不行，自己的私事可以憋一下气，别人有事找上门来，总不好推辞。拉曲心里明白，大家这样看得起他，是因为车站有个当站长的妹妹。常言说：“熟人好办事”，凭着这个关系，再难办的事也会顺当得多啊……

“顺当什么！”拉曲扭头看了看帮别人带的麻包口袋，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句气话。突然想起那十元钱不知放哪里去了，他浑身一摸，还好，在上衣口袋里找出来了。他看着被揉皱的钱，火气又冒上来了：这十元钱是昨晚古牛会计请